

YAO QIAN

邻居与我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这五个月来一个人在台北的家里居住着，每周因为两次上瑜伽课而出外，除此真的是足不出户，准确地说应该是足不出户。

我台北的家是住台北市东南边新店溪旁，靠山的小区。入山的路不远转入一山谷天然地势围绕而成的小区，小小山谷有山有湖，地势不高所以没有一般山区冬天的湿冷，夏天也比市区凉快上几度。虽然住到现在也四年了，但因为这十年来固定维持在台北与北京每个月轮替着居住，一直无法跟邻居们维持频繁的往来；除了隔围墙的邻居，当我不在台北的时候，他总是好意地关照我院子里挨着围墙篱笆的几棵芭蕉和花草，早晚浇水都会顺便带上，渐渐地成为我唯一有往来的邻居。

新冠之疫越来越像是老天爷刻意给人们重新定义生命的设定，只是社交距离这一个指令程序的改变，就把整个世界翻篇，所有人改变了过往生活模式，进入了不在计划中的状态。

这是我三十年来首次隔那么长时间持续在一地，没去机场。这五个月独自居住在这山谷中，有失有得。第一个收获就是：我终于熟悉了全屋的电源开关！对于不停往返改变居住地的人来说，总是在才刚刚摸熟住处细节时却又离开，再回来时又得全都重来——搞不清楚电源开关，成为我生活中很大的挫折。第二个所得是新感想：以往我们总以为家人必然是生活中最亲近的人，其次就是要好的朋友。然而像我这样长年独居的人，朋友来往也不算密切，与邻居更是很难跨出交往的门坎，而在这五个月里却意外地打破了这个限定。

因为居家不自觉地久坐，让我自觉安排两天一次在小区里快步走，这小区核心是地势较低的小堰塞湖，地势有高有低，十分适合做健行运动，这回我总会以一小时的时间走上六七公里；几

个月下来，在我每周那三次行走中，开始看到一些邻居的模样，这也是这几十年来住在台北的我，很少有过的经历。

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一个疏离的人？成为我在步行中重复的思考。也许从前的工作，让我从未谋面和认识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，可能不太清楚我的长相；过往我常常为自己在没准备下与未识的人互动有些恐惧，往往都是懊恼着自己临场的紧张，很怂。这几乎造成我在电梯里或走在靠近住家的路上不自觉地低着头。一度我还高兴着社交距离与戴口罩成为必须，像解除了我一个生活难题，却没料到这样的外在改变却也促成了内在的变化。

**我意识到，
过往行走时低着头的习惯是一种挥霍，放弃了与人结缘的一瞥交流。**

而这几个月我开始思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忽然从理所当然变成有了限制时，生活中有太多你以为百分之百拥有的事物与行为，老天爷是有权利和能力在一夕间收回的。所以当我在小步行时，渐增与邻居交会的次数。这段时间必然

有很多居家办公的邻人，和我一样久坐后于下午出来走动纾解，因为社交距离的限制，我们都在一定距离下交会而过，彼此眼神安静对望的时间，比过往打招呼时的互望长。我居然越来越愉快地与人对视互望，纵然嘴被口罩掩盖住，我们从眼睛里看到对方微笑的唇形，和未说出口的问候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过往行走时低着头的习惯是一种挥霍，放弃了与人结缘的一瞥交流。对于自己这样子的转变，我也开始观察，在出外步行之外，面对日益简单平淡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又自由地在世界行走，也特别渴望着赶紧回到北京的家里，期待着回去之后我有着不一样的心情面对着邻居，并且更专心地去整理北京的家。📍